

# 出發集

吳伯蕭著

出 錢 發 集

吳 伯 蕭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散 文  
出 發 集

著 者 吳 伯 蕭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649)[I III 48] 本書 70000 字

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14100 冊

定價 4,0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散文集，裏邊收集了十三篇文章。七篇文藝性的論文，內容有對『毛澤東選集』的讀後心得，有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回憶，有對文學教育作用的闡述；六篇散文，抒寫了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激勵心情，離別延安時的深摯懷念，和歌頌國家在過渡時期總路綫的歡愉、奮發。這是業餘寫作，接觸到的多是在實際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對於人事的見解。為體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出發點』的精神，書名『出發集』；也有作為寫作開始，立志不斷前進的意思。

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羣衆；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

# 目次

## 第一集

出發點.....二

范明樞先生.....八

向海洋.....一九

書.....三五

十日記.....三〇

回憶延安文藝座談會.....四六

頌「燈塔」.....五四

## 第二集

愛祖國.....五九

真理的發揚·····	三
重讀『亂彈及其他』·····	七〇
從教育看武訓·····	八一
理想與勞動·····	九四
文學——教育底有力武器·····	一〇四
談業餘寫作·····	一二六
後記·····	一三三

第一集

## 出發點

### 隊伍出發。

嘉陵寶塔底影子慢慢落在了後邊，延安遠了。走在路上的人心情可會是沉重的麼？不。多少年大家庭的紅火生活，受奶汁樣延河水底哺乳，受脂肪樣深厚黃土層底庇蔭，人最是硬朗的，矯健的。並非淡於感情，沒什麼留戀，而在留戀所浸染成的不是憂鬱，不是小心眼低徊過去罷了。更熱中的是放大眼睛奔上遼闊的前途啊。從延安伸出來的路是長的哩！有老百姓的地方就有通延安的路。那是坦蕩的大路，四通八達的路，人民底路。

帕米爾是世界底屋脊，多少山脈從那裏綿延起伏；奧林匹克爲衆神所居，希臘神話記載着那裏開始扮演的美麗故事。樹有根，水有源，太陽輻射光、熱；延安，正是這樣一類的地方，它是光明的燈塔，革命之力底發動機，新中國底心臟。它雖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玄奘取經的去處；但拿來取譬，它却不多不少稱得起是一個聖地。這個聖地不是屬於神的，而是屬於人的，特別是中國人的。從這裏它要一步一步了結從有階級以來中國人所遭受的孽障，它要

粉碎千百年來的鎖鍊與桎梏，解放（不用佛語「普渡」吧）所有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人們（這裏也不用「衆生」兩字）。走延安這條路的人有福了。果報不只在子孫後世，利益是現實的，親身的。

延安有兩面旗子：一面是民主，一面是自由。在這兩面旗子底下，人人都有衣穿，有飯吃，有書讀，有事做。過年過節，春秋佳日，人人都有機會看戲、鬧秧歌，進行各種各樣的娛樂。這裏窮人都翻了身，富人也各得其所。買賣人有錢賺，因為出產豐富，家家商店都堆滿了貨物，而老百姓又都有買東西盈囊的積蓄啊。工人，在這裏問題不是失業，而是有着做不完的太多的工作。有的場合因而反感到勞動力的缺乏。

中國，有史以來，以延安為中心的西北高原，有過任何紀載說這裏是沃野千里、物阜民豐的麼？不，在從前，連范仲淹在「漁家傲」的詞裏都寫過：「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那是很荒涼的。一眼起伏的土山，不是蓬蒿，就是梢林；曾很少熱鬧的城鎮街市，鷄犬之聲相聞的稠密村落。但自從這裏有了民主，有了自由，面貌就煥然一新了。老百姓從自己當中選出公正熱心的好人，組織各級政府，管理老百姓自家底事情；老百姓叫自己底子弟拿起槍，訓練為子弟兵，又從而保衛自家底田園家鄉。這樣閭里太平，大家安居樂業，日子便可儘往美裏過了。變工隊，互助組，合作社：「男子組織起來開荒種地」，「婆姨、組織起來織布紡紗」，

「娃娃組織起來拾糞攔羊」，大家一齊親自動手，於是很多荒山，變成了良田；部隊屯墾也將渺無人烟的南泥灣變成了水草肥美的塞下江南。「豐衣足食」，舊社會即在魚米富饒區域亦談何容易，但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一般人却都過的是豐足的生活。

「倉廩實而後知禮義」，延安，對勤於勞動，勇於戰鬥，善於工作的人都是尊敬的，都願意拿他們作榜樣，向他們學習。因此選舉勞動英雄，戰鬥英雄，模範工作者往往成爲熱潮，成爲風氣；而劉玉厚、趙占魁、張治國便響亮在每個人底耳朵裏，傳頌在每個人底嘴巴裏了。數千年封建社會，修廟、立碑、寫成史傳的，只有王侯將相，達官貴人；老羊皮、旱烟袋、鏟頭手能夠題名上榜稱「狀元」的，是延安開始第一次，得非千古美談？翻轉來，也是從延安開始，「改造二流子」！把好喫懶做，游手好閑，「毳長脖子細，家裏不稱二畝地」（故勞動英雄農民詩人孫萬福語）的那些玻璃琉球、癩三，都給以適當的幫助教育，使他們改邪歸正，從事勞動生產。把社會的寄生蟲改變爲社會建設的一分力量。教死人復生，白骨生肉，世界醫學彷彿還沒進步到那種程度，但改造二流子這件事却是有着「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的。

有了民主，有了自由，人民還怕什麼不到手麼？延安，革命的帕米爾啊，你給了人民以民主，自由，你就給了人民一切了。因此，延安是老百姓的家，是人民的首都。哪地方有老百姓，哪地方的老百姓就嚮往延安，擁護延安，延安的力量到達哪裏，哪裏就有民主自由，就有幸

福。老百姓呼『延安萬歲！』從此出發，中國有了廣大的解放區。有了一萬萬至兩萬萬已經解放或正在解放着的人口。論自然條件，比延安更差的地方在解放區說來是比較少的。若以延安爲榜樣，假以相當時日，社會的繁榮，人民的幸福，將無窮無盡。因此我們要保衛解放區，建設解放區。從解放區出發，我們看得到全國。

從帝國主義侵略下解放，從封建勢力壓迫下解放，百數十年來革命先烈前仆後繼地流血犧牲不必說了，只剛剛過去的八年抗戰，人民出的汗，流的血，遭遇的苦難，不就能够寫幾部古今中外從來還沒有過的悲壯史詩麼？一寸寸乾淨土都是用鮮紅的血液洗滌得來；筋骨累了停下來喘口氣的那樣一點點自由也會必須抗拒千萬次的鞭撻，千萬次的辱罵纔能獲得。於今，我們老百姓能夠，敢於對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房屋，手邊的鋤，口邊的飯，親愛地叫一聲：『這是我們的！』了。假如就在這時候，竟有霸道的暴君，橫眉豎眼地大聲喝道：『滾開！回到牛欄裏去，回到豬圈裏去！』同時把繩子套在我們脖子上，手銬箍在我們的手上，教我們再去過奴隸牛馬的生活，老鄉，咱們怎麼辦呢？像綿羊一樣柔馴俯首聽命麼？還是大家起來，即便沒有刀也握起拳頭，說：『「老爺」別裝蒜啦，皇曆早換了多少年了！』給以有力的回擊呢？不成問題，應當是後者。拚着性命得來的東西是不能隨便再丟掉的，那怕是一牛，一犁，一寸土地！這警惕是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放鬆的。

現在我們急切要做的，是老百姓算清敵僞統治下的舊賬，把敵人燒了的房屋從瓦礫堆裏再修蓋起來；使流離失所的人們回家，爹娘兒女得到團圓，村莊城市進入常態，建立革命秩序；更從而大家商議，減租、減息，土地改革，把荒蕪了的田地好好耕耘，轉動起城市裏停開的機器，大規模發展生產，增加人民自己的財富。使大家過忙碌的但是飽暖的幸福生活。老鄉，這樣可好麼？這不是別的，這是延安來的主張：和平建設。但和平是要有保障的；爲保障和平，我們要精兵習武，好給那些說了話不算話，慣於偷偷摸摸與兵動武破壞和平的人以迎頭痛擊。

事從延安出發，事是好事。人從延安出發，人是好人。

事好，因爲是替老百姓辦的。人好，因爲是替老百姓辦事的。

從延安出來，人們第一個記得『爲人民服務』。替老百姓當勤務員。因爲在那裏的人不是神人，不是異人，也不是勅令自封的英雄豪傑。他們都是從老百姓中間來也還要回到老百姓中間去的平常人。有一點不同就是他們更有決心，更大公無私爲老百姓辦事。老百姓的疾苦就是他們的疾苦，幫老百姓求得解放，他們也跟着得到解放。『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除了老百姓大家的利益，他們是沒有更多的私人利益的。他們爲老百姓，相信老百姓，依靠老百姓。和老百姓一起，像魚在水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和老百姓

相處中間最起碼的信念。多少有名的政策，多少仁義的措施，直到通過聯合政府，建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沒有一樣不是爲老百姓打算的。

有延安在，老百姓就有活路。

再喊啊：『延安萬歲！』

但延安有名，不在它那座隨山逕邇築就的石頭城，而在那裏是好人好事的出發點，那裏是中國革命的總部。因爲那裏不只像范仲淹在嘉陵山下題的那樣：『胸中自有數萬甲兵』；論英勇，論士氣，論保護人民利益不惜任何犧牲的精神，那裏有不能以數目計算的軍隊。那就是八路軍，新四軍，和他們領導下隨時可以武裝起來的老百姓。——那裏住着的不是別的政黨，而是永遠和中國人民在一起的中國共產黨。那裏掌舵的不是別的人，而是中國人民的救星，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像太陽；

照在哪裏哪裏亮。

這正是中國千萬人的心聲。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

## 范明樞先生

像浴着晚秋的阳光，懷念范明樞先生，我心裏浮起的是無限的溫暖情味。

七十六歲了，人們稱他爲『七六抗戰老人』。人，的確也該相當老了吧。記得二十年前還是『五四』時代在曲阜師範學校當校長的時候，他的頭髮就已經完全斑白了，也蓄了短短的鬚鬚。在作爲一個學生的我底記憶裏，他走路是微微聳着左肩，脚起脚落，身子也跟着輕輕擺動的。乾淨而稍稍陳舊的緞馬褂，袖子很長很長。走路極緩慢，低着的頭總彷彿時時在沉思。

那時候，學校的校長不帶課，星期一雖有『朝會』（還不叫『紀念週』），他也很少給我們講話。祇有當什麼『名人』（曲阜是聖賢桑梓之地，年年總有人去遊覽古蹟）到學校參觀的時候，他纔出來介紹給大家講演。每次講的人講完了，他上台作結論，記得無論講演的人是康有爲、梁啓超……他的結論總是那樣幾句：

『……你們要好好地記住，不要祇當一句話聽！……』

他每天晚上查自習，總到得很晚很晚，在大家正以爲『快下自習了，校長怕不來了罷？』剛要出去小便的時候，却往往在門口碰見的就是他。他很少說你，而喜歡跟到你的位子上看你，這一看，會教人感到說不出的慚愧。——他查自習，慣例走了又像忘記了什麼再突然回來。所以同學們要等他二次打了回頭纔敢說話吵鬧。若是他一出門就真的走了，那麼自習室就會一直緊張到搖睡鈴。

在學校他老像很悠閒，有點老子無爲而治的風度。經常忙的是領導同學們種菜、蒔花、栽樹。他親自掘土，親自澆水。造成了風氣，學校裏便處處是花畦、菜圃、成行的樹木了。學校東北角二畝大的污水池，是他計劃着在旁邊掘了井，種了藕，養起魚來的。水邊的蘆葦，四周的垂柳，再加上磚石築就的兩列矮牆，造成了清幽的園圃風光；同學們每天傍晚在那裏遊散談心，常常忽略了鈴聲的催促，忘記了學習的疲憊，直到池邊磨電機的馬達響了，樹叢裏的燈光和天上的明月展開着優美的夜景。

先生態度是和藹的，學生羣裏也從沒見他發過脾氣，擺過架子。

『楊先生教的不好是噠？我已經把他辭退了。我說：「聽說先生另有高就，那麼下學期就請便吧。這地方實在太偏僻！」他還挽着袖子要同我打架呢。你看這樣辭退他合適麼？』  
學期終了，他會隨便抓住一個同學就這樣談起來。

可是他也有他的固執。——固執處令人想到方孝孺，祇要主意拿定了，就一定要堅持到底。

他主張學孟子『養吾浩然之氣』，主張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事事胸有成竹，却很少形於顏色，透露鋒芒。不沽名，不釣譽，心安就好，人言無足輕重。……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日子到了張宗昌當督辦，山東人底頭上就沒有太陽了。那時先生不願意在那位狀元廳長（王壽彭）底下教學生讀經，投壺，於是就辭了師範學校職務，回家去種田。他是常常喜歡說：『吾不如老農』那樣的話的。一位繼任校長，聽說祇焚燒先生任內圖書館藏的禁書，就燒開了澡堂裏兩鍋洗澡水。也算『漪歟盛哉』吧。這繼任校長不是別人，就是到一九三八年後馬良漢奸政府底下當教育廳長的郝某。

一九三一年，先生在濟南南鄉村師範當圖書館管理員。那是一月祇四十塊錢的差事，勢利一點看，以他底身分是不值一幹的；然而他幹了，並且幹得很有興致。在那年雙十節學校舉行的慶祝大會上，他登台講話，摘了帽子的頭，那時已完全禿了，他却精神矍鑠地提高了嗓音說：

『……民國這個招牌已掛了二十年了，我們沒看到什麼民主，却一下失去了這樣七百萬